

坊桥口有两条红色巷道

□ 顾仁洋

坊桥口，这里有御史巷、朝门巷等一条条古朴的巷道，两侧是岁月留痕的青砖黛瓦，沿街旧商铺清晰可辨。这里南接蟒蛇河，一座木质凤凰桥曾在这里飞跃河上，在那水运为主的岁月，这儿曾经是千年古镇龙冈最繁华的商贸集中区。

坊桥口，现隶属于龙冈镇坊桥社区居委会。历史上人文荟萃，如明末厉豫，历任天长、建德、休宁等县知县的许翹林，官至监察御史的詹步鸾等等。这里也曾是龙冈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曾为龙冈政府所在地。在这里，红色文化更是俯拾皆是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的油坊巷等地运筹帷幄、指挥抗战，留下光辉足迹，无数仁人志士也在这里播撒下红色基因。这里的永清巷和光荣巷，就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副清和姚瑛而命名的红色巷道。

副清(1902-1947)，1902年出生于今滨海县八滩镇寅村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40年因谋生来龙冈落户。1945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7年12月26日，他被还乡团杀害于龙冈。

1940年暴雨成灾，副清一家乘坐一条破木船外出逃荒，沿途乞讨。船到龙冈，遇上日机

轰炸。为了生活，他卖掉木船，在龙冈关帝庙西边搭了两间丁头屋。经人介绍，副清到箩行里挑草，妻王氏替人家做杂工，一家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。1945年，副清被群众推选为翻身村(即原龙蔬村)农会长。1946年土地改革，他家分得3亩土地。

1946年12月，国民党还乡团侵占龙冈，为了保卫翻身果实，副清参加了联防队。还乡团得知后，将其妻王氏抓到敌区公所，威胁哄骗，行刑逼供，还派爪牙将他家两间丁头屋拆毁，所有缸坛瓦罐被砸得粉碎。但王氏被关一个多月，一字不漏丈夫行踪。1947年12月，为了摸清还乡团的动向，副清奉命回龙冈附近侦察敌情，被叛徒发现告密后被捕，被关进敌保安队。副清受尽了各种酷刑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，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不为所动，横眉冷对。12月26日，副清被敌人杀害。后为纪念副清烈士，烈士牺牲的巷道被命名为“永清巷”。

姚瑛(1912-1940)，名定荣，龙冈镇南街(今坊桥居委会)人。1930年，姚瑛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冬到1937年，中共地下党员胡扬在盐城先后创办《玫瑰刺报》《淮东通讯》

和《淮东晨报》等进步报刊，姚瑛为龙冈分销处负责人。1938年春，日军侵占盐城，胡扬、李寄农等人去高邮河西参加抗日武装，姚瑛负责去高邮人员的联络工作。1939年春，姚瑛参军。1940年夏，中共高邮县银涂区委员会成立，他与王珏等人冲破敌人封锁线，去高邮河西乡村搞民运工作，后任银涂区蔡花乡乡长(今属金湖县淮建乡)。姚瑛精通草药偏方，常以替群众治病为名，下乡组织农会、乡自卫队。1940年12月2日晚，乡干部集中于火星庙开会，不料该乡留用的原国民党乡长、保长与保安队暗中勾结，趁夜袭击，姚瑛和乡指导员丁才、民运队员卢志民等三人不幸被杀害。后中共银涂区委查明事实真相，在火星庙召开追悼三烈大会，就地枪决伪乡长、保长。1946年夏，中共叶挺县委将烈士生前住的街道命名为“光荣巷”(即“南街”)。

悠悠坊桥口，掩不住古镇1400多年的悠久历史；滚滚蟒蛇水，诉不尽峥嵘岁月红色的革命故事。初夏的细雨中，漫步在坊桥口的里弄巷道，采撷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红色故事，总让人念念不忘伟人的词：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”而这两句词，如今还清晰地镌刻在原政府所在地的铁门两侧。

休闲之余，我常常想起还在乡下工作时结识的老友花爹。

花爹是个花迷。他七十有几，莫看背已经有点儿驼，可挑着卖花担子来，总精神抖擞，还有说有唱，常常引得人前呼后拥，好不热闹。

有一年，他去上海走亲戚，逛公园时，忽闻一股花香扑鼻而来，他说什么也舍不得离去。听人说，花能美化环境，又能清心益脑，有些花草还是名贵的中药材，更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当下，老人向亲友借了七八十元，买了二十多盆花，挑上轮船(那时乡下还未通车)，带回了家。可尽管他像服侍孙子一样照顾着，这些花草还是没挨过冬天就全死了。

花死了，老人的心“活”了。他深深明白：养花草也是门学问，不学不问不行。本地人只会种粮棉，对如何长花草一无所知。没人指教，他便上兴化，去镇江，到无锡。每到一处就奔公园，名义上是买花，实际上是学习别人养花的诀窍。

在无锡惠山，一位花师见他这么大年纪，老远从苏北来，便热心地向他讲了许多为花草施肥、治虫、整枝、嫁接的知识。临走，还送给他两本书，廉价卖给他十几盆花。以后一连几年，老人差不多一个季度就会去一趟惠山，学习不同季节的养花经验。一盆盆花草争奇斗艳地在老人家茅屋里内外盛开了。

花爹还热心搞科研。他早就知道有“松竹梅岁寒三友，桃李杏春风一家”之说，后者他曾亲眼看到过，前者据说很难做到。老人就将松竹梅、桃李杏分别嫁接到两棵树上“研究”起来。经过试验、失败、再试验，将近3年的刻苦攻关，终于将这美梦变成了现实，连园林专家都赞叹不已。

花爹花多，人品更好。一年四季，他培育出上百种菊花、月季、石榴、无花果、君子兰、云片松、腊梅、茶花等花木。对买花人，他主动当“参谋”，包辅导，遇到大笔生意还亲自到现场帮助“规划”。小学、中学还有乡政府、文化站等几个单位花木多，一度管理薄弱，老人便抽空主动去帮忙，几乎成了他们的义务花木管理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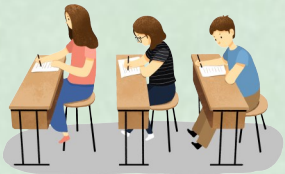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我离开那个乡进城了，他的花木业逐渐壮大的消息也不断传来。可惜没几年，老人去世了。值得告慰的是，在他的影响下，他所在的那个村如今已发展成颇具规模的花木专业村，由他培育并传承的千万株花卉茁壮成长，香飘万里，家家户户也由此走上富裕路。村民深深地感谢他、怀念他。能给大家带来美和香的人，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。

花爹

□ 王洪武

七十年前的「赶考」

□ 任崇海



我的老家在曹家庙。1952年，我从一所仅有3个班的小学毕业。这所小学在当时是方圆几十里内规模较大的学校，我们是第二届毕业生，共有13人。

这年暑假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第一次到盐城参加升学考试。从曹家庙到盐城有八十多里路，除了步行，还得走水路，学校就雇了一条木船。出发的那天早上，天上下起了小雨。好在顺风顺水，船主把篷一直扯到桅杆顶，只见船头两边浪花飞溅，小船在宽阔的水面上像飞似的快速前进。

我们围坐在船舱里，带队的校长和老师坐在中间，不停地提问题让我们回答，答不出来的由老师讲解。中午时分，一个个吃着粽子当午饭。因为这是第一次进城赶考，各家父母都包些粽子给我们带上，既作路粮，又寓意着“粽(中)子、粽(中)子，一定能考中”的意思。

风越刮越紧，雨越下越大，天快黑时，船沿着串场河行至伍佑，我们就在伍佑东南拐弯角上靠近河边的一家客栈里住下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我还在睡梦中时，突然听到喊叫声：“快，快，起来了，马上开船了！”东方刚泛鱼肚白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宽阔的河面风平浪静，船主划起了双桨，小船继续向盐城驶进。

“盐城到了！”“盐城到了！”我们这些第一次走出偏僻乡村到城里赶考的孩子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了，早就站到船头上向盐城眺望。约9点多钟，船靠在南门桥下。上岸后，沿着大街向北走去，在三里浴室对面的饭店里，每人吃了一碗粥，直奔盐城中学校办理报考手续。

第二天，上午考算术，下午考语文。我们个个精神饱满，顺利地做完考卷，走出考场时都觉得考得不错。果然如此，第三天上午，考试成绩公布，我们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，尤其是算术，13人全部在80分以上，其中还有两个考场仅有的100分。只听到前来看成绩的人群中不住地议论着：“这个学校是怎么考的！”“人家教学抓得好啊！”……我们挤在人群中不动声色，心中却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校长、老师和同学们都笑嘻嘻地朝我看来，以示祝贺，因为那两个满分的学生里就有我一个。次日，录取的名单公布了，我们13名同学全部榜上有名，分别被不同的学校录取，我和另一名同学被盐城中学校录取。从此，我们曹家庙小学在全县出了名。

发榜的当天下午要回家了，送我们的船主无法联系，怎么办？只好步行了！下午5点多钟，吃过晚饭，我们背着小背包出发，往伍佑走去，开始一个个抖抖的，可走了十几里后就不行了。尤其是我，脚上磨起了几个大血泡，已经一跛一拐的了，走一段路就得坐下来歇一歇，好在大同学替我背上了小背包。到了伍佑，已是小半夜了，我们又到上次住的客栈过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，到了便仓，我又瘫下来了，脚上又多了几个泡。好在一路上经过几个同学的家，走走歇歇，到傍晚，总算到了家。

这段近七十年前赶考的往事，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如今可不同了，考生住宾馆、专车接送，这全是党给我们创造的优越条件啊！

“亲情热线”暖心窝

□ 王炳成

儿子儿媳在苏州工作，节假日常回家陪我们老两口。他们平时工作忙，每到星期六晚上，总会给我们打电话，这十多年来，这习惯一直没变，老伴称家中电话为“亲情热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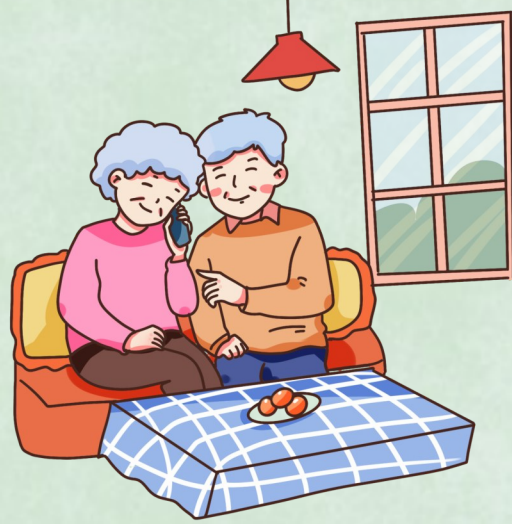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坐在沙发上等候儿子的电话。没过多久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连忙拿起话筒，是儿子的声音：“爸，酒还是少喝些吧。”“妈，您的三高症状要注意，不要忘记按时吃药。”儿媳也经常通过电话里嘘寒问暖，还汇报他们工作中的点滴进步。我们老两口边听边应，乐得不拢嘴。老伴爱唠叨，经常在电话里提醒他们：“尽孝敬业两不忘，心思要多地放在工作上。”

十多年前，家里只有这部固定电话，儿子儿媳每逢周末打电话，我们老两口吃过晚饭，早早地守候在电话

机旁，生怕漏接一个来电。我用笔记本做了一个“电话记录簿”，记录“亲情热线”传递的一个个“家庭要闻”。闲来无事，随手翻看，发现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，竟有许多让我们感动的幸福浪花。

如今，我和老伴都用上了智能手机，打电话，发微信，聊视频，已不限于在周末了。但我已习惯把家中和家中的最新变化，随时记录在小小的电话簿上，“亲情热线”接通后，把要说的事情及时告诉他们。

“亲情热线”，暖我心窝，像一座桥梁，把一家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每一次的沟通交流，说不尽子女对父母的问候与祝愿，道不完父母对儿子的叮嘱和牵挂，从中感受到的是，浓浓的亲情，满满的幸福。



下荡划草

□ 陶根阳

左掌往外推，右手抓住草外侧的叉头，掌叉对称相夹“膜子草”，慢慢抱起来放到“草腰子”上。这样反复抱了几次，就能系扎“草腰子”的两头打捆了。脾性急躁的人是干不了这活的，因为“膜子草”短而碎，若用力过猛，或捆得不紧，草捆就会散架。

几十个人在一起划草，异常热闹。有说笑话、讲故事的，有扯着喉咙唱歌的，也有男女之间互开玩笑、追逐打闹的，大家谈笑风生，好不快乐。

在一个星期天里，我随家父下荡玩。那天大伙儿划到日升中天，才坐在草捆上吃中饭。有个烟瘾较大的男子汉，忍不住来了个“饭后一袋烟”，抽完后随手扔掉烟头。那天风特大，那烟头点燃了滩上的枯草，顿时火借风势，荡滩上窜出一条火龙……当人们发现时，已来不及救火了。虽说滩边全是水，可滩中失火没水救，人们只得急急忙忙地拎起中饭家伙，撒腿

向滩边跑去。那场火，烧掉了大家半天的劳动成果，还有一些衣衫、竹篮子……这场景，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连续划了三五天，各家都分到一大堆草，够烧三四个星期。于是，大街小巷、家前屋后都晒着“膜子草”。

西荡人划的是头遍草，那草厚实，因为滩上有柴桩，所以不可能划多干净。于是，一批“东乡人”纷至沓来，他们投靠亲友，天天下荡去划二遍草。那段日子，不少人家住有从“高田上”来的亲戚。直到荡滩变得漆黑一片，再也看不到“膜子草”的影子，这些亲戚才离开西荡。

春花烂漫的日子，草堆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他们三五成群，在那堆晒地面上的“膜子草”上翻跟头、竖蜻蜓，玩得不想回家。星期天，大伙儿就在草堆地上“躲猫猫”，扇“猪肝”，弹玻璃球。有时，分成两拨人，拼命去抢一个山丘似的草堆，爬到顶上，手握芦柴“枪”，嘴里模拟着各种声响，“战斗”得异常激烈。如果“局气”好，在草堆旁找到一两只鸡蛋，立马搬出“阵地”，溜到街上，拿鸡蛋跟“小摊子”的换糖吃。

到了烧中饭的时候，邻家奶奶拿着草绳编成的网兜(即网袋)，来到自家草堆拔草。拔着拔着，那草堆轰然坍塌。老奶奶刚从草里爬出，就拍着屁股、声嘶力竭地开骂：“是哪个细猴子做的绝事啊，把这么大的草堆拔个‘对过通’……”。骂声刚起，就有几个孩子撒腿就跑了。

此时，有只大公鸡叫唤起来，于一呼百应，村庄里群鸡共鸣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了缕缕炊烟。那一股股烟在微风中氤氲，绕过树梢，朝着蓝蓝的天空徐徐升腾。那画面，宁静、安谧，让人心生向往。

